

北大 法律 评论

第4卷·第1辑



Pek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本期要目

■ 彭小瑜

教会法与基督教之爱

——格兰西《教会法汇要》的启示

■ 王志强

试析晚清至民初

房地交易契约的

概念

——民事习惯地

区性差异的初步

研究

■ 王 钧

中国上市公司的制

度性利益冲突

■ 龚刃韧

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

——从美国、日本联想到中国

■ 金勇军

花开两朵，同结一枝

——评保丽板厂诉明耀公司超

越经营范围的购销合同纠纷案

● 法律出版社

北大法律评论

Pek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第4卷·第1辑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法律评论. 2001 年. 第 4 卷. 第 1 辑. 总第 7 辑/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 - 北京: 法律
出版社, 2001. 7

ISBN 7-5036-3416-2

I. 北… II. 北… III. 法律-研究-中国-连续
出版物 IV. D920.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5264 号

出版·发行 / 法律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 李跃	责任校对 / 何萍
印刷 /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	
开本 / 850 × 1168 1/32	印张 / 12.125 字数 / 320 千

版本 /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社址 /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甲 105 号科原大厦 A 座 4 层(100037)

网址 / <http://www.lawpresschina.com>

电子信箱 / pholaw@public.bta.net.cn

电话 / 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 88414121(总编室)

88414933 88414934(读者服务部)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号: ISBN 7-5036-3416-2/D·3133

定价: 2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1辑(总第7辑)

目 录

论 文

- 彭小瑜 教会法与基督教之爱
——格兰西《教会法汇要》的启示…………… 1
- 王志强 试析晚清至民初房地交易契约的概念
——民事习惯地区性差异的初步研究…………… 46
- 王 钧 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利益冲突…………… 82

评 论

- 龚刃韧 关于法学教育的比较观察
——从日本、美国联想到中国…………… 118
- 张薇薇 法治背后的人治
——职业法律家阶层存在条件探析…………… 180
- 龙卫球 美国实用法律教育的基础…………… 200
- 徐忠明 试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范式之转变…………… 216
- 傅郁林 诉讼费用的性质与诉讼成本的承担…………… 239
- 叶必丰 宪政行为与行政行为…………… 275
- 王明远 日本环境公害民事赔偿法研究…………… 290

案例研究

- 金勇军 花开两朵,同结一枝
——评保丽板厂诉明耀公司超越经营范围的
购销合同纠纷案…………… 312

邹 慧 关于“撞了白撞”

——议沈阳、上海交通事故处理新办法 333

北大讲坛**石井紫郎** 日本民法的 125 年(一)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史..... 345**石井紫郎** 日本民法的 125 年(二)“98 年民法”的 100 年 ... 358**编后小记**

复调的法学何以成为可能..... 370

编辑委员会

丁春艳 邓海平 刘晓春 陈 实 郑 芳

汪庆华 章永乐 廖美香 劳东燕 张江莉

李洪雷 李清池 陈绪刚 余履雪 贾 月

本期执行主编 汪庆华

论 文

《北大法律评论》(2001)

第4卷·第1辑·页1—45

Peking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4, No. 1, 2001, pp. 1—45

教会法与基督教之爱
——格兰西《教会法汇要》的启示

彭小瑜*

Abstract

Scholars of medieval legal history consider Gratia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awyers in the twelfth-century revival of law. He provides the Church with a well organized body of judicial ideas and norms based on scholastic methodology.

Divine grace incarnates in the law of the Church which facilitates rather than contradicts charity. Unlike secular law, canon law can never ignore moral values, especially the will of God from which canon law itself originates. Therefore, the thesis that justice and mercy are harmonized in Christian love is characteristic of canon law. Gratian is not only one of the earliest canonists who contribute in methodolog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anon law as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ut also one of those who first clarify and explain systematically this fundamental nature of canon law.

*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00871)。

与中世纪教会法大为不同的是,1917年和1983年的《天主教法典》(*Codex iuris canonici*)基本上没有刑法内容,婚姻法以外的民法内容也比较简略,主要涉及教会财产,同时承认世俗民法和法庭的约束以补教会财产法之不足。两部法典几乎不讨论世俗事务,都非常强调自身的宗教性,注意与国家法律分清界线。也就是说,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和世俗法权能划分不清、教会法庭和世俗法庭争夺司法事务管辖权的问题在根本上得到了解决。^① 教会法在西方法制史上曾经长期是世俗法的仿效模式,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现代教会法避免介入世俗领域并不意味着它对世俗法完全失去影响或者不应该发生指导作用。由于教会法本身的宗教取向总是扩展为以人为本的关爱,教会法学家历来重视批判法律实证主义——现代法学和司法时时发生的重大弊病。回顾教会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确定法律相对于人和社会的正确位置。本文评介了开创教会法学科的法学家格兰西(Gratian/Gratianus, 1140年前后)^② 以基督教之爱统合正义与仁慈的法学思想,试图以此说明他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是与教会法本身的内在特性相联系的。^③

① 参见彭小瑜:“中世纪西欧教会法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页121—133。

② Gratianus (Gratian in English and German, Gratien in French, and Gratiano in Italian) 在中文中有时译成“格拉奇”,有时译成“格拉提安”,都是很好的译法;我通常译成“格兰西”,试图比较接近教会拉丁的发音,这不一定是12世纪西欧文化人的读法,当时各国的读法也可能不同,但是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如何念出这一人名了。

③ 希望读者能够原谅笔者在文中插入大量的脚注。中世纪西欧法制史是技术性和思想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对非专业的读者显得十分烦琐,所涉及的详尽考证常常令笔者本人苦不堪言,但实在是必不可少的,须知深刻的思想不是来自痴人说梦,只能建立在精细的探索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谨以此文表达对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约翰·林奇教授(Rev. John E. Lynch, Ph.D.)的尊敬和谢意,他时刻提醒自己的学生注意将法制史的研究与现实法律问题观察结合起来,将学术探索与道德关怀融为一体。

格兰西从来没有怀疑基督教之爱是爱上帝和基于对上帝之爱而去爱邻人,不过他的著作《教会法汇要》^④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处分将他对爱的理解和阐述置于独特的语境之中。在他看来,基督教之爱绝不可在爱的名义下淡化为仁慈,毁损或边缘化正义。格兰西从来不相信人间的邪恶光靠仁慈和宽容就可以得到纠正。他的观点是,教会爱心拳拳致力于异教徒的皈依和异端分子的改正,但是由于人类历史悲剧性地充满了罪恶,在教会的努力中仁慈和正义二者不可缺一。正义和仁慈之间的张力只有在爱里得到化解。基督教之爱的源泉是上帝。上帝对人的爱体现在他让基督、自己的儿子为救赎人类的罪而死。人出于对上帝的爱努力追随基督的榜样,改变自己罪恶的存在、爱邻人如己,一步步走向拯救。教会在处分异教徒和异端分子时必须时刻平衡正义和仁慈,在决定偏重仁慈还是惩戒时必须考虑基督教之爱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灵魂拯救。爱所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福祉、是拯救,所以在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处分中指导正义和仁慈的施行。人不可以正义或仁慈的名义否定爱,爱超越正义和仁慈。需要指出的是,在基督教的语境之外,人们对上述观点的理解完全可能导致针对歧视和偏见的批评,甚至引发尖锐的责难;而且在教会的实际活动中,理想的原则并不总是得到贯彻的。

一、格兰西的生平和著作

格兰西的《教会法汇要》是中世纪西欧文化史和法制史的划时

^④ *Decretum* 在中文中通常译成《教令集》,似不妥。这部教会法著作不仅内容远远超出教皇教令和宗教会议制定发布的法令,收录了大量教父著作片断,而且也不是简单的法规汇编,而是系统编排和带有详细评注的,正如其原初标题《不和谐教规之整合》(*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所印证的。我尝试用《教会法汇要》译之。

代成就,是12世纪“文艺复兴”在法学领域最重要的成绩之一。近现代的格兰西研究者对《教会法汇要》的历史地位有上述公共认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格兰西生平的资料支离破碎、含糊不清,法制史学者迄今对他个人背景和活动所作的描述都不清楚,或者只是探索性的工作,真正可以用于了解这一历史人物的可靠的资料是《教会法汇要》——他惟一为今人所知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教会法汇要》手抄本有许多种,它们在内容和结构的细节上有差异,以致考证校点的事业非常艰难,提出了许多难以解答的困惑问题。有鉴于此,在以《教会法汇要》为主要材料探讨格兰西的教会法理论之前,我们不能不结合近现代格兰西研究的丰硕成果回顾一下这一著作的写作和流传情况。

格兰西的生平

西欧中世纪历史的研究者都认定格兰西是12世纪“文艺复兴”的关键人物之一。库特纳曾经系统总结了格兰西对中世纪这一充满创造精神时代的贡献。他指出,经院哲学方法和罗马法复兴是《教会法汇要》产生的两大条件,称这一著作作为“法学概念和法令有系统的汇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用分析和综合方法撰写的教会法理论”,是“教会法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⑤

法制史学家就格兰西生平提出的看法很少能够得到史料的可

^⑤ S. Kuttner, “The Father of the Science of Canon Law”, 1 *Jurist* 1—19 (1941), here 16—17. 库特纳谈及了《教会法汇要》与当时西欧神学的关联:“事实上,格兰西的著作仍然跨越神学和法学的界线,它乃是最后一部影响扩展到神学家的教会法作品,神学家们的经典教科书——彼得·伦巴第的《神学全书》——从中借用了大量观点和素材。不过《教会法汇要》的重心的确已经移向法学”。关于格兰西与彼得·伦巴第的关系,学者并无同意意见。参见 G. Le Bras (ed.), *Histoire du droit et des institutions de l'église en Occident*, vol. 7: *L'Age classique, 1140—1378* by G. Le Bras, Ch. Lefebvre and J. Rambaud, Paris: Sirey, 1965, p. 42; J. de Ghellinck, *Le mouvement théologique du XII^e siècle*, 2nd ed, Paris: Desclée-de Brouwer, 1948, pp. 213—249, 468—472.

力证实。多年来,人们一直说他是卡马尔多里会修士。^⑥格兰西和卡马尔多里会的关系受到晚近学者的质疑,不过仍然有人认为他与不能确定名称的某一修道院有难以定性的特殊关系。^⑦从事教会法学习和研究的人应该注意到,建立在格兰西薄弱传记资料上的任何论断其实都是假说,只不过有些比另一些更具穿透力。合乎情理的处理方式是将格兰西及其著作置放于比较广阔的景观之中。^⑧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关于格兰西生平的共识仅仅是如下的短

⑥ W. M. Plöchl, *Geschichte des Kirchenrechts*, vol. 2, Vienna-Munich: Verlag Herold, 1961, p. 470. 普勒西尔认为,卡马尔多里修会的特点是隐修和牧民活动并重,其社会工作主要集中在城市,对格兰西有深刻的影响。参见 G. L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页 49; J. F. Schulte, *Die Geschichte der Quellen und Literatur des canonischen Rechts von Gratian bis auf Papst Gregor IX*, vol. 1, Stuttgart: Verlag von Ferdinand Enke, 1875, pp. 46—49.

⑦ S. Kuttner, "Research on Gratian: Acta and Agenda", 8 *Monumenta iuris canonici*, Subsidia 3—26 (1988) here 5—9; J. T. Noon, Jr., "Gratian Slept Here", 35 *Traditio* 145—172 (1979); C. Mesini, "Postille sulla biografia del 'magister Gratianus' padre del diritto canonico", 54 *Apollinaris* 509—537 (1981). 努南除了承认格兰西在 12 世纪 30 和 40 年代编写的《教会法汇要》之外,反驳了其他所有前人关于其生平的结论。麦西尼则提供了许多有关格兰西生平的细节,说他曾以世俗神父的身份在波伦尼亚本尼狄克派的圣费利克斯(后来隶属卡马尔多里修会)和圣纳保尔修院讲授神学,参与起草《窝姆斯协约》(1122 年),与教皇尤金三世(1145—1153 年在位)关系密切,由他任命为意大利基乌西教区的主教。

⑧ 乔多罗在研讨格兰西之教会学观点时,发现他与当时教廷温和的改革派十分靠近,把《教会法汇要》看做是这一派系政治学说的系统阐述。见 S. Chodorow, *Christian Political Theory and Church Politics: The Ecclesiology of Gratian's Decretu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1—64. 库特纳就此评论道:“即使我们发现这类修正主义的观点证据不足,我们也应该以开放的心境对待之。”见 S. Kuttner, "The Revival of Jurisprudence", in R. L. Benson and G. Constable (ed.), *Renaissance and Renewal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321—322.

语:他在1140年前后在意大利波伦尼亚完成了《教会法汇要》的原稿。^⑨

在12世纪中叶以前近千年里,教会已经累积了汗牛充栋的教会法材料,其中包括《圣经》和教父作品的片断、真实和伪造的教皇教令、宗教会议的决议。许多教会人士尝试编纂和整理这些材料。他们的有些教会法令汇编流传至今,比较著名的有《丹尼斯—哈德良教规集》、《西班牙教规集》、《伪艾西多尔教令》、《窝姆斯的伯查德教会法汇要》、《夏尔特尔的伊沃教会法汇要》以及伊沃的《教规手册》和《教规三编》。^⑩格兰西所收录的大量教父文献是从上述教会法汇编中转引的,在这一方面他特别倚重伊沃的著作。^⑪格兰西引用了丰富的《圣经》文句,他在评注中分析和阐明教规的意义时往往以《圣经》的教导为依据。勒布拉统计出500条《圣经》引语,另有350条间接地援引自教父评注《圣经》的著作。有一些《圣经》片断明显来自格兰西所收集的教规,另一些来自当时流行的神学

⑨ G. Forchielli, "Gratiano", in *Enciclopedia Cattolica*, vol. 6, Vatican City, 1951, pp. 1028—1029; G. Frasen, "La date du Décret de Gratien", 51 *Revue d'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521—531 (1956); P. Landau, "Gratian von Bologna",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vol. 14,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5, pp. 124—130, here 127.

⑩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Histoire de collections canoniques en occident depuis les fausses décrétales jusqu' au Décret de Gratien*, vols. 1—2, Paris: Recueil Sirey, 1931—1932; A. van Hove, *Prolegomena ad Codicem Iuris Canonici*, 2nd ed, Mechlin: H. Dessain, 1945, pp. 116—337; A. M. Stickler, *Historia iuris canonici latini*, vol. 1, *Historia fontium*, Rome: Pas-Verlag, 1950, pp. 22—195; G. Frasen, *Les Collections canoniques*, *Typologie des sources du moyen âge occidental* 10, Turnhout: Brepols, 1973; S. Kuttner, "Harmony from Dissona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Medieval Canon Law", in idem,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Doctrines of Cano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0, pp. 1—16, here pp. 6—8.

⑪ C. Munier, *Les Sources patristiques du droit de l' Eglise*, Mulhouse, Switzerland: Salvator, 1957, pp. 125—127. 米尼耶统计的结果是,格兰西援引了1,022条教父作品片段。

作品、教父语录和《圣经》评注。《教会法汇要》的渊源,也就是格兰西所视之为权威(auctoritates)的文献,如上所述,是十分多元化的,远远超出由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⑫

福里德伯格的《教会法汇要》版本有 3,823 条教规。^⑬ 格兰西的这一著作原来的标题据信曾是《不和谐教规之整和》(*Concordia discordantium canonum*)。库特纳曾经说,这一标题“确实应该被认为是总括中世纪思想界整合教会法显著成就的箴言,当时教会法中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因素所构成千变万化的差异,被组织成一个和谐的体系”。^⑭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格兰西编辑该著作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评点教规,也是为了给教会法庭提供一部便于使用的法规汇编,所以《教会法汇要》(*Decretum*)可能是恰当的原初标题。按照这一观点,格兰西从来没有明确阐明他的主要工作动机,而这一动机是合乎逻辑地确定他的著作原初标题的关键。^⑮

《教会法汇要》原初标题有一度被认为是以“整合”(*Concordia*)或意思相近的另一字(*Concordantia*)开头的。有些学者猜测,格兰西根本就没有给他的著作确定书名。海尔却坚持说,许多手抄本所使用的不同标题(*Decreta*, *Corpus decretorum*, *Opus decretorum*, *Liber decretorum*, *Volumen decretorum*, *Codex decre-*

^⑫ G. Le Bras, “Les Ecritures dans le Décret de Gratien”, 27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 Abt. 47—80 (1938), here 52—54. A. Friedberg, “Prolegomena”, in idem (ed.), *Corpus iuris canonici*, vol. 1, Graz: Akademische Druck- u. Verlagsanstalt, 1959, cols. IX—CII.

^⑬ G. L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页 51。

^⑭ S. Kuttner: 上注⑩所引文,页 3—4。

^⑮ J. E. McCarthy, “The Genius of Concord in Gratian’s Decree”, 19 *Ephemerides Iuric Canonici* 105—151, 258—295 (1963), here 134—139.

torum)既不是原初的、也不是恰当的书名。^⑮他指出,现在所常用的《教会法汇要》甚至还不是原初标题之后最早的次生书名。^⑯海尔的意见为近现代教会法历史研究的权威们所接受。^⑰

神学和教会法的互相影响

11 和 12 世纪的西欧神学经历了一场方法论的革命,辩证法的论理方法被引入到神学问题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原则(*Logica vetus*)在中世纪通过波伊提乌斯(Boethius)的作品被保存下来,但要到此时才被系统地用于阐发基督教信仰。^⑱

这一时期的经院哲学方法论以辩证法为基础,体现为以“问题”(questio)为核心的论辩程序。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 1079—1142)在他的教学和写作中普及了这一论辩程序,并且更完美地用之于调和教会权威作者互相矛盾的见解。^⑲ 在《是与否》

^⑮ F. Heyer, "Der Titel der Kanonensammlung Gratians", 2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 Abt. 336—342 (1912); idem, "Namen und Titel des Gratianischen Dekrets", 94 *Archiv für katholisches kirchenrecht* 501—517 (1914).

^⑯ F. Heyer, "Namen und Titel des Gratianischen Dekrets", 505—506; A. Friedberg (ed.), *Corpus iuris canonici*, Vol. 1, cols. LXXXVI—LXXXVII.

^⑰ S. Kuttner: 上注⑤所引文, 页 15; P. Landau: 上注⑤所引文, 页 127。

^⑱ 关于经院哲学方法论, 参见 J. de Ghellinck: 上注⑤所引书, 页 66—86; R. W. Southern: "Lanfranc of Bec and Berengar of Tours", in R. W. Hunt et al. (ed.),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Frederick Maurice Powicke*,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48, pp. 27—48; D. Knowles, *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93—106; J. Hopkins,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St. Ansel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2, pp. 38—66。国内出版著作里, 对早期经院哲学的精细准确研究, 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 1500 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页 222—288。

^⑲ Y. M.-J. Congar, *A History of Theology*,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68, pp. 62, 71, 137—143; M. Grabmann, *Die Geschichte der scholastischen Method*,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57, Vol. 1, pp. 234—246, Vol. 2, pp. 128—229; J. d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 页 472—499;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 Vol. 2, 页 334—352。

(*Sic et non*)的序言里,他清楚地描述了经院哲学方法的精要:“我尝试着将各位神圣教父的不同言论集合在一起,对之加以思考,由他们那些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观点引伸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来激励初学者探索真理的热情,锻炼他们的智力。获得知识的关键是经常地、持之以恒地提出问题”。^②

阿贝拉尔并不是所谓“是与否”论辩方法的创始人,他对格兰西是否有直接影响这一问题至今仍无定论。^③在阿贝拉尔之前,拉昂主教区学校的神学家们,即以安塞姆(Anselm of Laon, c. 1050—1117)和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 c. 1070—1121)为代表的所谓“拉昂学派”,已经采用辩证法式的论理方法,围绕“问题”展开论说。^④格兰西的确运用经院哲学方法来整合不和谐的教规,但在他之前,已经有一些教会法学家以辩证法为原则建立了解释教会法规的一些范式,并以此调和互相矛盾的教规。其中有三位

^② B. Boyer and R. McKeon (ed.), *Sic et n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 103.

^③ F. Thaner, *Abälard und das canonische Recht*, Graz: 1900; M. Grabmann: 上注^②所引书,页213—217; F. Bliemetzrieder, “Gratian und die Schule Anselms von Laon”, 112 *Archiv für katholisches Kirchenrecht* 37—63 (1932); G. L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页472—499; S. Kuttner: 上注^⑤所引文,页9—11; D. E. Luscombe, *The School of Peter Abelard*,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214—233. 塔纳的意见是,格兰西直接地借鉴了阿贝拉尔的神学思想和方法论。这一见解已经被后来的学者所扬弃。格拉布曼和布利莫茨里德强调拉昂学派与格兰西的关联,而盖兰则探讨阿贝拉尔对格兰西发生间接影响的可能性。库特纳的观点与盖兰接近,没有否定阿贝拉尔与格兰西之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渊源关系,见所作“Zur Frage der theologischen Vorlagen Gratians”, 23 *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 Kan. Abt. 243—268 (1934). 不过他和勒斯科姆都觉得,现有的文献几乎不可能证实,阿贝拉尔直接影响了格兰西编写《教会法汇要》的工作。

^④ M. Grabmann: 上注^②所引书,卷2,页151—157. 安塞姆曾经表达过,不同的观点是可以用论理的方法调和统一的:“众多天主教徒们的见解可能有差异,表面上可能互相矛盾和冲突,但却不会对立,都可以统合为一”。见 MPL 162 (J. P. Migne, ed., *Patrologia latina*, Vol. 162), col. 1587.

对格兰西有特别大的影响,他们是:康斯坦茨的伯诺尔德(Bernold of Constance, 1050—1100),夏尔特尔的伊沃(Ivo of Chartres, 约1040—1132),列日的阿尔热(Alger of Liège, 11世纪中叶—1131/1132)。^④在他们各自的著作里,这三位教会法学家“建议法律的解释者权衡律法条文的渊源以理解其内在的含义和应用的极限,估量相关的时间和地点、立法者的权威和意图,区分命令和劝戒,依据律法的渊源辨别什么是严格的律法、什么是可以赦免的律法”。^⑤阿尔热据信是伊沃和格兰西之间的一座精神桥梁,是后者接受前者思想和方法的中介。^⑥现代学者哈林曾经论证说,阿尔热《论仁慈与正义》写作在伊沃著名的教会法方法论论文《序言》(Prologus)之前。哈林的这一观点已经被晚近的研究驳倒了。^⑦

格兰西学研究中著名的“布利莫茨里德命题”曾经引起教会法历史学界的争论,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怀疑。布利莫茨里德论说,格兰西属于拉昂学派,在编写《教会法汇要》时使用了该神学流

④ Bernold, *De excommunicatis vitandis*, 见 MGH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Libelli de lite* 2, pp. 7—168; Ivo, *Prologus*, 见 MPL 161, cols. 47—60; Alger, *De misericordia et iustitia*, 见 MPL 180, cols. 857—968, 其现代标点本为 R. Kretzschmar (ed.), *Alger von Lüttichs Traktat 'De misericordia et iustitia': Ein kanonistischer Konkordanzversuch aus der Zeit der Investiturstreits*. Sigmaringen: J. Thorbecke, 1985.

⑤ S. Kuttner: 上注⑤所引文, 页 5—6。参见 S. Kuttner: 上注⑩所引文, 页 8;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上注⑩所引书, 卷 2, 页 334—344; M. Grabmann: 上注②所引书, 卷 1, 页 234—246; J. —M. Salgado, “La 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du droit en usage chez les canonistes”, 21 *Revue de l’Université d’Ottawa*, Section spécial 23—35 (1951)。

⑥ M. Grabmann: 上注②所引书, 卷 2, 页 135, 216—217; J. de Ghellinck: 上注⑤所引书, 页 63—64, 452, 478, 491, 519—520;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上注⑩所引书, 卷 2, 页 340—344。

⑦ N. M. Haring, “A Study in the Sacramentology of Alger of Liège”, 20 *Mediaeval Studies* 41—78 (1958)。库特纳同意哈林的分析, 见 S. Kuttner, “Urban II and the Doctrine of Interpretation: A Turning Point?”, 15 *Studia Gratiana* 53—85 (1972), here 76。克雷奇马尔在其所编定的阿尔热著作现代版本中有力地反驳了哈林的意见。

派的诠释《圣经》的著作。^⑧不过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早期经院哲学对格兰西及其教会法著作的形成有重大影响。^⑨要证明格兰西从阿贝拉尔、圣维克多德的休(Hugh of St. Victor, 1096—1141)或是拉昂学派的代表作者那里借用了哪一段文字是十分困难的。^⑩库特纳觉得没有把握测定拉昂学派与格兰西的关联,但是相信阿贝拉尔和休的著作片断有可能构成格兰西神学论述的素材。^⑪《A学者的神学全书》(*Sententiae Magistri A*)已经被确定是《教会法汇要》的直接渊源之一,而该著作的作者隶属拉昂学派是教会法专家们现在的共识。^⑫

勒布拉曾经专门以《教会法汇要》为范例研究12世纪神学和教会法的互相渗透情况,他的主要发现是,当时这两大宗教学科的关系以互为渊源为特征。他还进一步揭示了二者关系的内在逻辑:格兰西和与他同时代的教会法学家力图抬升教会法于世俗秩序之外,注重区别尘世与天国的秩序,所以当他们的律法的立场讨

⑧ F. Bliemetzrieder: 上注②所引文,页36—58。参见S. Kuttner: 上注②所引文,页243—268; H. Weisweiler (ed.), *Das Schrifttum der Schule Anselms von Laon und Wilhelms von Champeaux in deutschen Bibliotheken*, Munich: Verlag der Aschendorf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936, pp. 15, 20—21。库特纳和魏斯魏勒都不同意布利莫茨里德的上述观点。

⑨ J. de Ghellinck: 上注⑤所引书,页416—499; idem, “Gratien. La théologie dans ses sources et chez les glossateurs de son ‘Décret’”, in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Vol. 6, Paris: Librairie Letouzey et Ané, 1947, pp. 1731—1751.

⑩ S. Kuttner: 上注②所引文; P. Landau: 上注④所引文,页127。

⑪ S. Kuttner: 上注②所引文; 页252—268。

⑫ S. Kuttner: 上注②所引文,页246—252; G. Le Bras, “Alger de Liège et Gratien”, 20 *Revue des sciences philosophiques et théologiques* 5—26 (1931), here 21—26; P. Fournier and G. Le Bras: 上注⑩所引书,卷2,页329—332; N. M. Haring, “The *Sententiae Magistri A* (Vat. Ms lat. 4361) and the School of Laon”, 17 *Mediaeval Studies* 1—45 (1955)。朗博(J. Rambaud)却指出,大部分被断定为格兰西引自“A学者”的文献其实引自伊沃的《教规手册》(*Panormia*),见G. Le Bras: 上注⑤所引书,页63—64。

论拯救的条件时,他们不能不联系神学的系统话语。^③教会法历史学家因此绝不可忘记,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在实质内容上,格兰西与早期经院哲学家不可避免地有密切联系。逐段逐句地比照拉昂学派的《〈圣经〉标准评注》(the biblical *Glossa ordinaria*)^④和《教会法汇要》可能是劳而无功的事业,但是比较研究二者所包含的神学思想却可能投射一束亮光在格兰西对异教徒和异端分子的处理方式上,澄清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因为在12世纪神学和教会法是密切相关的近亲学科。

《教会法汇要》的结构

阿贝拉尔所普及的“是与否”方法正是格兰西用以组织和分析几千条教规的方法,他固然不是最早应用经院哲学方法的教会法学家,却是截止他的时代用得最漂亮出色的。教规的选择慎重认

③ G. Le Bras, “Inventaire théologique du Décret et de la Glose ordinaire: Etre et Monde invisibles”, in *Mélanges Joseph de Ghellinck*, Vol. 2, Gembloux: Editions J. Duculot, 1951, pp. 603—615; idem, “Vues sur les problèmes posés autour ‘du Décret’ de Gratien”, 21 *Apollinaris* 112—117 (1948). 布利莫茨里德 (F. Bliemetzrieder), 在上注②所引文, 页 58—62, 指出拉昂学派在神学探索中也引入了法学的观点和方法。

④ 关于《〈圣经〉标准评注》, 参见 B. Smalley,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3rd e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pp. 56—66. 许多中世纪《圣经》诠释著作现在被认定为拉昂学派的贡献, 比如见诸 MPL 116 和 MPL 153 的《诗篇》和《保罗书信》评注。有不少已经有现代校点版本, 有些收录在 F. Bliemetzrieder (ed.), *Anselms von Laon systematische Sentenzen*, Munich: Verlag der Aschendorf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919; H. Weisweiler (ed.), *Das Schrifttum der Schule Anselms von Laon und Wilhelms von Champeaux in deutschen Bibliotheken*, Munich: Verlag der Aschendorff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1936; and O. Lottin (ed.), *Psychologie et moral aux XIIe et XIIIe siècles*, Vol. 5, *Problèmes d'histoire littéraire: L'école d'Anselme de Laon et de Guillaume de Champeaux*, Gembloux: J. Duculot, 1959. 关于晚近的拉昂学派研究, 参见 L. Hödl et al., “Anselm von Laon”, in *Theologische Realenzyklopädie*, Vol. 3,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8, pp. 1—5; H. Meinhardt, “Anselm v. Laon”, in *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Vol. 1, Freiburg: Herder, 1993, cols. 713—714.